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八年起戊寅隋恭帝侗皇泰元年

八月高祖武德七年凡六年有奇

八月秦主舉卒子仁果立郝爰言於薛舉曰唐兵

卒仁果立居折墟城折墟音隻唐立李軌為

涼王唐主欲與李軌共圖秦隴遣使招撫之謂之唐

遣秦王世民伐秦○隋人葬煬帝於江都隋江

魏公密與隋戰大敗遂以其

眾降唐李密驕矜不恤士眾徐世勣嘗譏其短密不懌

隋意委棄衢路米厚數寸羣盜來就食者近百萬口東都

今民襁負而至此者以所天在故也而為司不吝爵越如

此世亮請交易密許之東都降者遂少世亮簡兵擊密

留山以待之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亮悉眾

必虛可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亦
甲如諸將欲戰者什八公雖驟勝而從之矣密曰公言大善
魏而亦言難於長史鄭頴曰公雖驟勝而從之矣密曰公言大善
士拒之常談耳密輕出充必退追而擊之茂不勝矣頴曰此
以生之谷中命軍士皆秣馬食遲明薄密遣騎入北
山伏兵乘高縱擊之下密於世充潰馳向洛口元真已遣人潛
列兵出充縱擊之下密於世充潰馳向洛口元真已遣人潛
伏兵乘高縱擊之下密於世充潰馳向洛口元真已遣人潛
充矣單雄信亦降密於世充潰馳向洛口元真已遣人潛
王伯當亦棄金墉保河陽密欲南阻河守大行東連黎
陽以圖進取諸將曰兵新失道窮矣諸君幸不以成密曰
孤所恃者眾也然從密入關者二萬人於是密以將帥共
歸多降於隋咸曰然從密入關者二萬人於是密以將帥共
及密開幕府薦以爲長史密不得已用之未嘗使預謀書
元真貪鄙宇文溫勸密殺之元真知用之故叛雄信驍捷善
馬槊軍中號飛將軍房彥藻以雄信輕於去

秦圍

涇州唐兵敗績守將劉感死之

唐將軍劉感鎮涇州薛仁果圍之唐

長平王叔良將兵至仁果爲道又遣高瑛人爲以城降
良命感帥衆赴之如早降感許之至城下大呼曰逆賊劉感
云援兵已敗不帥數萬衆四面圍集城中勉之仁果怒
二在朝夕秦王帥數萬衆四面圍集城中勉之仁果怒
之至死聲色逾厲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行戊寅

帝曆

隋字文化及弒秦王浩自稱許

光祿卿邢國公

密將至唐主遣使迎勞相望密喜曰
乃拜光祿卿邢國公見公處乎至長安
大將軍拜大司空恩寵在功臣之右
亦不細言不以其台司見公處乎至長安
光祿卿邢國公見公處乎至長安
集覽時實融行河

位也蓋三公者上應三台三司者同分鼎足

唐以淮安王神通為山京

安撫大使○朱粲自稱楚帝取唐鄧州刺史

子臧死之鄧州刺史呂子臧與撫慰使馬元規擊朱

舉可滅若復遷延其徒稍集則為患深矣元規併力擊之

元規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帥璧下赴敵而死我

規亦死隋以王世充為太尉徐文遠復入東都見

君儒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文遠曰魏公君子也唐以

李龍譽為大府少卿隋末羣盜起冠軍司兵李龍譽

豐倉發粟以賑窮乏出庫物賞戰士移檄郡縣同心討賊

唐秦王世民破秦兵圍折墻秦主仁果出降

舉而為太子也與諸將多有隙及即位仁果使宗羅喉將兵

拒賊恃勝而驕有輕我之心宜閉關壘以待之我軍新敗士氣沮

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岐言戰者斬相持六日誘之羅喉

大軍盡所部多降軍民乃命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羅喉

使龐王陳於原南羅喉不意自帥兵擊之仁果謂諸將曰

大軍自原北出馬苦諫自帥兵擊之仁果謂諸將曰

賀因問曰大將士多戰而勝出捨步其精兵萬餘人失也

入城仁果破膽不用其卒取之何也世獲不羅喉若將皆

弱仁果破膽不用其卒取之何也世獲不羅喉若將皆

得降卒悉使仁果破膽不用其卒取之何也世獲不羅喉若將皆

文猶有傲色使李密皆願效死於世羅喉等將之與求訪獲之

姓李氏徐世勣李密舊安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

承襲傳至此民黎陽勸世勣名乃自請安遂決計西向謂長史

承襲傳至此民黎陽勸世勣名乃自請安遂決計西向謂長史

自為功以邀富貴也吾實取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
數表既而聞之嘆曰勤勞不使孝恪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
無氏使孝恪與世勤勞不使孝恪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
李國賜姓命氏賜所勤勞不使孝恪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
建國賜姓命氏賜所勤勞不使孝恪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
不可改也漢祖賜妻敬姓遂以劉鄙無子孫各本於其祖
以賜姓者別之盜賊夷虜者亂之也夫天親不可則人
為而強非欲同王之豈理也哉上讀其姓下也夫天親不可則人
忘其祖非欲同王之豈理也哉上讀其姓下也夫天親不可則人
於市秦士謂羣臣曰還至不可為後世法也唐帝業若天下承
平可共保富貴使臣世充不得志相繼戴以成於市唐帝業若天下承
有種乎如保富貴使臣世充不得志相繼戴以成於市唐帝業若天下承
撫山東李密當伯當曰天朝下會職當進食深恥之退以告王伯
臣蒙榮寵曾無報效拾芥耳羣臣皆以故時摩下請於唐主曰伯
憑藉國威取世充如拾芥耳羣臣皆以故時摩下請於唐主曰伯
遣唐主不聽密請賈國南借行唐主許以密狡猾奸反不可
以御榻而飲勞其厚又以王伯當為副而遣之引
恩勞之夏王建德取深冀日勿定等州有樂壽羣鳥
大數萬從之又有得玄主以鳳者建德羣臣曰此天所以錫
大數萬從之又有得玄主以鳳者建德羣臣曰此天所以錫

死其將魏刀兒代領其眾深澤掠冀定眾至十萬建德
襲擊斬之并其眾易定亦降唯冀州刺史麴稜不下攻拔
之建德為內史忠唐以秦王世民為陝東大行臺
臣也及受節度兵唐殺隋河東守將竇君素隋將堯
蒲州及河內兵唐殺隋河東守將竇君素隋將堯
馬並受節度兵唐殺隋河東守將竇君素隋將堯
謂之曰隋遺孤懷恩攻之不招之天下從遣其妻至城下
不知引弓射之應曰若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從遣其妻至城下
不引弓射之應曰若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從遣其妻至城下
有屬自謂將士應曰若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從遣其妻至城下
備大事猶未可腹以付諸君持取富貴今城若隋祿永終天
覆左者復乘城拒守懷恩將士行本誅唐以羅藝為幽
州惣管官擊夏兵敗之我初宇文化及遣使招羅藝藝曰
臨三日實建德高開道各遣使招之藝曰二子皆唐帝發喪
唐公乃吾主也薛萬徹均亦皆授官爵唐帝發喪
十州惣管官擊夏兵敗之我初宇文化及遣使招羅藝藝曰
使羸兵阻幽州將逆萬戰萬均亦皆授官爵唐帝發喪
旁侯其半渡而擊之茂不勝矣藝從均請以百戰必敗不若
余日建德引還藝門侍郎溫大雅對居近密時人榮之唐
中書侍郎與兄黃門侍郎大雅對居近密時人榮之唐

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為歸義王

唐李密叛行軍總管盛彥師討

斬之

無生

公意

明元

復南

乘南

要道

人聞

於亦

昭烈

唐以

三下

又七

胡安

樂工

非受

日可

而於

則下

王謝

謝統

謝統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唐主曰珠誠至

壯之以士終不至此倉粟以備不虞豈可散

隋恭帝同皇泰二年唐武德二年○鄭王王世充開明元
楚黎王沈法興延康元年吳王李子通明政元年○是歲隋涼
梁師都梁統凡九國

孝元獨孤武都

王世充盡取隋朝顯官名士為官屬
世充悉引見殷勤慰諭人自喜然上書陳事者日以百數
卒廝養皆以親任其言悅之而實無恩施馬軍總管獨孤武都
為武都所親任步兵總管劉孝元等謀召唐兵使崔孝仁
說武都曰王公徒為兒女之態以說下愚而鄙盜貪忍不
顧親舊豈能成大事哉唐起晉陽奄有閩內兵不盈行英
下誰能敵且懷待物舉善責功不念舊惡使召之吾曹為內
應事無不集矣武都從之

反為鄭云無入貌廣論注寂靜也禮韻聞作闕音苦與反
元唐淮安王神通擊宇文化及於魏縣走之○

淮安楊士林擊破朱粲唐以為顯州行臺有朱粲

二十萬剽掠漢淮間每破州縣食其積粟將去悉焚其餘
軍中乏食乃教士卒烹婦人嬰兒噉之曰肉之美者無過
於人但使他人顏慙楚為實客其後闔家皆為所燬又統諸城
通事舍人顏慙楚為實客其後闔家皆為所燬又統諸城
之粲大敗以奔菊潭士林帥漢東四郡請降唐以為顯州道
行臺

人得此水二月唐定相庸調法

唐置宗師詔

唐使吐谷渾

伐涼

不相妨必欲以失其鹿天請依蕭警事魏帝故中涼帝河右固
左丞節曉入見奉書大皇從弟大涼皇帝臣執唐主怒始
議計之初隋煬帝征吐谷渾可汗允允還收其地唐主
質子順為主不果入會中國喪亂許允還收其地唐主
即王言起兵擊執數遣使入貢請順唐主遣之

言也王言起兵擊執數遣使入貢請順唐主遣之

妃嬪臨軒冊命則用之中書令讀侍郎持授太子封諸王納

冊命則用之中書令讀侍郎持授太子封諸王納

冊命則用之中書令讀侍郎持授太子封諸王納

冊命則用之中書令讀侍郎持授太子封諸王納

冊命則用之中書令讀侍郎持授太子封諸王納

冊命則用之中書令讀侍郎持授太子封諸王納

冊命則用之中書令讀侍郎持授太子封諸王納

冊命則用之中書令讀侍郎持授太子封諸王納

冊命則用之中書令讀侍郎持授太子封諸王納

冊命則用之中書令讀侍郎持授太子封諸王納

冊命則用之中書令讀侍郎持授太子封諸王納

冊命則用之中書令讀侍郎持授太子封諸王納

冊命則用之中書令讀侍郎持授太子封諸王納

者蕭然言魏立之是

朱粲降唐以為楚王○夏王王建

德破字文化及於聊城誅之

字文化及誘海曲諸

德謂其下曰隋為吾君吾為隋民化及誅逆不可不討乃
引兵趣聊城時唐淮安王神通引退建德與化及連戰大破之
通不許建德軍且至神通引退建德與化及連戰大破之
生擒化及先謁隋蕭后稱臣素服哭賜帝書哀收傳國璽
執智及與其黨集隋官而斬之裴矩不衣紬綺安縵十許人
分將士常食蔬茹粟飯妻曹氏不衣紬綺安縵十許人
得隋宮人千數東都者聽之裴矩不衣紬綺安縵十許人
職欲詣閔中及東都者聽之裴矩不衣紬綺安縵十許人
隋封建德為夏王裴矩為定朝儀制律令建德甚悅胡氏
曰商紂既亡子孫皆臣服于周惟妹土頑民乃有哀號呼
天欲絕紂其緒未聞殷之賢臣建德於此是焉數字文化已者
也隋場恩不能匡諫親行欲逆輒自稱尊討而殺之可也
受國恩場發哀拜謁蕭后則流涕不稱尊討而殺之可也
為昏場發哀拜謁蕭后則流涕不稱尊討而殺之可也
與漢祖為義集覽妹士書酒諾以明大命于氏曰邦地名
帝之節異為義集覽妹士書酒諾以明大命于氏曰邦地名
善之節異為義集覽妹士書酒諾以明大命于氏曰邦地名
也紂高王受也浮過也所謂秦誓惟後為羽所殺漢王乃為
帝之節異為義集覽妹士書酒諾以明大命于氏曰邦地名

帝唐以字文士及為上儀同封德彝為內史侍

郎初唐主與宇文士及善化及既死手詔召之士及與

以德彝論巧不忠能遣舍德彝以秘策干唐主唐主悅

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范氏曰甚矣彼人之難遠也自古

君子易疎小人易親蓋君子難於進而果於退小人不自

於自售而戚於不見知其進也禍亂之所不至與人無怨惡也

鮮有不可不教者天不之惡一也既以謝塗炭之人又與

吾之臣子也德彝士及身為大臣庶禍召亂又與叛逆隋

詔其君此而不誅反寵秩之唐之官賞為不足貴矣隋

王世充侵唐穀州待王世充之唐之官賞為不足貴矣隋

節謂叔寶曰王公器變淺狹多妄語好九曲甚乃老巫姬耳

史李育德與弟二人皆戰死集覽九曲地名屬唐并州

吉守晉陽元吉性驕侈好田獵載罔苦三十餘車嘗言我
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嘗與從獵踐人木稼縱左
其狀元吉坐免官尋射人觀其遊箭部乃表言唐以楊恭
仁為涼州總管恭仁素習邊事時胡情偽民
帝永元二年突厥始畢可汗死弟處羅可汗立

隋東海北海東平須昌淮南諸郡皆降于唐

○隋王世充自稱鄭王加九錫初王世充既殺元

媚事隋主既而漸驕橫管賜食宮中還家大吐疑為遇毒
自是不復朝謁其侵穀州也外示攻取實召文武議受禪
李出英深以為不可曰四方所以歸附東都者以公能中
與隋室故也今九州之地未清其一而遽正位號恐遠人
皆思叛去矣戴胄亦曰君臣猶父子也休戚同之明公若
能竭忠徇國則家國俱安矣世充怒自為鄭州長史乃使
段達等言於隋主曰鄭公近平李密已拜大尉自是以來未
有殊績侯天下稍平議之未晚達曰拜大尉欲之隋主熟視曰
任公達等遂稱詔進世充爵鄭王加九錫出死奉表三讓
士民公勸進必冠威名及受殊禮之日扶威置百官之上

然後南百集覽元盧元文都靈楚去年被唐以鄭善

果為內史侍郎初字文化及以隋大理

夏四月定楊可汗武周擊唐并州取榆次

楚王朱粲殺唐使者奔東都

鄭王世充稱帝世充

乃教書數勸隋主皆不之知世充遂備法駕入宮是帝
公等或祖禰舊臣或台鼎高主於含涼殿雖有三衣陳
王功德甚盛願陛下尊唐虞之迹隋主怒曰天命不常
史韋鼎等造禪代儀遣段達等入奏隋主曰天命不常
朝為一頭何味察曰復得賊人乎案如糟彘肉確怒罵曰
唐散騎常侍段確率認惡勞朱粲乘醉侮粲曰聞卿好
人散騎常侍何味察曰復得賊人乎案如糟彘肉確怒罵曰
引武周襲榆次案地志太原有梗陽鄉是也括地志
云并州榆次縣古榆

位立子玄應為太子玄恕為漢王師令玄恕就其家行束脩禮
威為太師以陸德明為漢王師令玄恕就其家行束脩禮
德明恥之故服巴豆散對御史大夫蘇良諫曰陛下充聽朝語
詞重復百司疲於聽受御史大夫蘇良諫曰陛下充聽朝語
而無須要計云爾即改集覽對遺利故意服藥而對玄
何煩許辭世充不能改集覽對遺利故意服藥而對玄
要也無領要音伊消反凡持衣可必執度領與要故此無所
者以無領要音伊消反凡持衣可必執度領與要故此無所
王建德立揚政道為鄭公建德間王世充自立乃絕
躡立隋齊王暕遺腹子政道為鄭公建德間王世充自立乃絕
勢清義成公主遣使迎蕭后建德遣之又傳字文化及首
以獻定楊可汗武周圍唐并州齊王元吉拒却
之○鄭主世充取唐伊州摠管張善相死之○
唐遣安興貴襲執涼主軌以歸殺之河西平李
將安脩仁元興貴仕長安表請說軌唐主曰軌阻兵恃險
豈口舌所能下興貴曰臣家在涼州奕世豪望為民夷所
附第脩仁為軌所信任子弟在涼州奕世豪望為民夷所
善若其不過千望土薄民貧今唐主乃遣之與貴至乘間說軌曰
善若其不過千望土薄民貧今唐主乃遣之與貴至乘間說軌曰

見於今日矣軌曰吾據山河之固彼若我何汝自唐來為
唐游說耳與貴退與脩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軌敗奔
自守與貴出軌計窮與貴執之誅李軌河西悉平鄧曉在長安
中人爭出軌計窮與貴執之誅李軌河西悉平鄧曉在長安
舞蹈其肯為朕用乎遂發之終身聞國亡而安不戚既不以忠於
李軌仁為左右五月鄭主世充弒隋主侗裴仁基裴行
武候大將軍五月鄭主世充弒隋主侗裴仁基裴行
嚴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與尚書左丞
宇文儒童等謀殺世充復立隋主事出皆夷三族齊王世
暉言於世充遣人醜之隋主請與太后訣不許乃布席佛
除之世充遣人醜之隋主請與太后訣不許乃布席佛
曰願自今以絳殺之諡曰恭皇帝藥六月定楊將宋
不能絕以絳殺之諡曰恭皇帝藥六月定楊將宋
金剛擊唐并州唐以裴寂為摠管拒之初易州
剛有眾萬餘為竇建德所敗西奔劉武周武周得之其喜
號曰宋王委以軍事金剛說武周進晉陽南向以爭天下
武周從之使將兵寇并州武周進晉陽南向以爭天下
唐主以為裴寂請自行聽以便宜從事秋七月唐
置十一軍置十二軍置十二軍置十二軍置十二軍置十二軍
疆所向集覽置十二軍置十二軍置十二軍置十二軍置十二軍
無敵集覽置十二軍置十二軍置十二軍置十二軍置十二軍

富平道為元戈軍體泉道為折威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
州道為招搖軍西麟道為苑遊軍涇州道為平道軍幽州
道為天軍軍宜州道為天節軍
州摠管 州海岱賊帥徐圓朗以數
先同寢食既而得密擊世充兵敗為世充所得世充厚禮之
唐行軍總管 鄭人侵唐穀州刺史任壞大破之
道唐以爲州

○西突厥高昌遣使入貢于唐 初西突厥曷娑那
人留之國人立其叔父號射匱可汗射匱者突厥為敵建庭
孫也既立拓地東至金山西至海遂與北突厥為敵建庭
於龜茲北三彌山射匱卒弟葉護可汗立統葉護勇而
有謀此并鐵勒國皆臣之葉護各遣 臣曰葉護統其
北千泉西域諸國皆臣之葉護各遣 臣曰葉護統其
吐屯監之者其征賦至是入貢于唐 臣曰葉護統其
名也葉生涉反吐屯 八月唐擢公亮 臣曰葉護統其
突厥大臣之信稱 治相淮安王神 臣曰葉護統其

李世勣 梁王師都突厥寇延州唐摠管段德
建德取唐邢洛洛相州 治相淮安王神 臣曰葉護統其
於黎陽 梁王師都突厥寇延州唐摠管段德

操擊破之 梁師都與突厥合數千騎寇延州唐摠管段
遣副摠管梁禮將兵擊之戰方剛德操以輕騎掩擊其後
師都軍潰遂北二百餘里破其魏州虜男女二千餘口
梁主統遣兵侵唐峽州刺史許紹擊破之 先是
遣開府李靖請襲州經略蕭銑請至峽州阻銑兵久不得
進唐主怒其遲留陰殺計紹斬之紹惜其材為之奏請獲
免

唐殺其民部尚書劉文静 唐殺其民部尚書劉文静
唐殺其民部尚書劉文静

文靜自以材略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
家數有妖弟文起召巫厭勝文靜有妾無寵使其兄上變
告之唐主以文起望屬吏遣寂問狀文靜曰建義之初秦為
司馬計與長史位望略同今寂為僕射據甲第臣官賞不
異唐主曰東西征討老母留京師風雨無所庇實有缺望之
心唐主曰觀此言反明白矣李師綱蕭瑀皆明其策始告寂
世民為之固請曰言反在晉陽文靜辭未定留之非敢謀反寂
知及克京城略過人性復廢陰天靜辭未定留之非敢謀反寂
曰文靜材略過人性復廢陰天靜辭未定留之非敢謀反寂
主素親寢低回久之卒用寂言殺文靜籍沒其家胡氏曰
文靜首唱大謀賞不酬勳又言殺文靜籍沒其家胡氏曰
也曰非不能也謀賞不酬勳又言殺文靜籍沒其家胡氏曰
高魏武之不能也謀賞不酬勳又言殺文靜籍沒其家胡氏曰
薄也其不敢力諫為是也歟在世人則高祖所厚而世民所

不能數批逆... 著退以全身... 而識量... 集覽... 沈法興稱梁

王於毗陵李子通稱吳帝於江都... 通據海陵俱有... 杜伏威降唐唐以為和州摠管

唐裴寂軍潰定楊可汗武周取并州齊王元吉... 裴寂至介休金剛擊之寂軍潰自晉州以北城

奔長安... 劉武周進逼并州元吉未習時事故遣寶諶字文敵輔之晉

原遣宋金剛攻晉州... 唐殺西突... 唐以李

原遣宋金剛攻晉州... 唐殺西突... 唐以李

原遣宋金剛攻晉州... 唐殺西突... 唐以李

原遣宋金剛攻晉州... 唐殺西突... 唐以李

原遣宋金剛攻晉州... 唐殺西突... 唐以李

原遣宋金剛攻晉州... 唐殺西突... 唐以李

原遣宋金剛攻晉州... 唐殺西突... 唐以李

原遣宋金剛攻晉州... 唐殺西突... 唐以李

興即降大王以爲何冬唐賜羅藝姓李氏藝以夏

如哉建德乃悟釋之

世民擊之

起爲盜寂計之將略唯趣民入堡焚其積聚民驚擾愁怨悉

據浦反猶未下亦與武周相應閔中震駭唐主曰賊勢如

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閔西而巳秦王世民請

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

棄之臣竊廣恨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平珍武周克

復汾晉唐主於是發關中兵以益世民使擊武周

本絳州翼城縣唐武德元年置澮州二年改昆溇州四年

州廢屬絳州戰國魏敗韓趙之師于澮即此澮古外反

夏王建德克唐黎陽盧淮安王神通李世勣降

遂定衛滑齊兗等州

丘孝剛值之與建德遇擊之建德敗走其大軍救之斬

剛建德怒還攻黎陽克之虜淮安王神通及世勣父蓋魏

徵等州勣走免數日以爲起居舍人滑州刺史王軌奴殺

而以其父爲爵以魏徵爲起居舍人滑州刺史王軌奴殺

軌攜其首詣建德降建德曰汝殺主大逆立命斬奴反

首於滑州吏民感悅即日請降於是其旁州縣及徐圓朗

等皆望風歸附建德

還洛州築宮苑

黎州宋置通利軍升濟州在滑州西北二十五里

通作貞丑正反

父名

鄭主世充徇地至滑臺唐汴亳州降之

唐以夏侯端爲秘書監

淮左端至黎陽李勣發兵送之自滑州濟河傳檄州縣

東至於海南至於淮二十餘州皆遣使來降行至譙州會

汴亳降於王山充還路遂絕端素得衆心所從二千餘人

糧盡不忍委去端謂曰公於唐室非有親屬直以忠義志不

賊必獲富貴衆皆曰公也唐室非有親屬直以忠義志不

圖存其等雖賤心亦人也唐室非有親屬直以忠義志不

皆入世充日餓死及遇賊奔潰唯存五十一人持河

對使者焚書召端解衣夏侯端天子使置刃於世充官

汝欲吾性唯取書吾首耳因解節旄懷之置刃於世充

西走冒踐荆棘書夜兼行得達宜陽從者墜崖溺水爲

苦唐主復以喪其半端請闕見唐主但謝無功初不自

之不屈竟得還王世充乃留其屬李善行守雍丘身率輕

隔賊境不能救公逸乃充攻雍丘李善行守雍丘身率輕

入朝至襄城為世充所獲世充謂曰卿越鄭臣唐其說安
在公逸曰我於天下唯知有唐不知有鄭也
行亦集覽澶淵左傳襄二十九年盟于澶淵又澶淵近戚田澶淵在
反也音紆五代周至宋皆名繁汴此地又澶淵為
名也音紆今大名府開州是也州在府南百六十里

唐秦王世民擊宋金剛屯柏壁秦門度河屯柏壁
與金剛相持民聞世民來莫不歸附至者日多然後斬收
其糧軍食以充乃休兵秣馬唯令徧裨乘間抄掠大軍堅
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衰永安王尉遲敬德尋相將兵奄至夏
茂求救於金剛金剛遣其將尉遲敬德等相將兵奄至夏
縣虜孝基等敬德等將尉遲敬德等相將兵奄至夏
之於美良川大破之頃之敬德相道邀擊又精騎接王行本於
蒲阪免悉待其眾復歸柏壁諸將咸請與金剛戰世民曰
以剛懸軍深入兵精將猛其腹為資利在東戰我閉營養
金剛以挫其鋒分兵汾陰衝其心腹彼糧抄又去聲並略取也
當待此機未宜速戰之集覽柏壁城名也去聲並略取也
基謀逃歸劉武周殺之集覽柏壁城名也去聲並略取也
與略同左傳襄二十一年樂盈出奔過於周西鄙掠之
注音亮奪也尋相姪各也夏縣屬解州今屬平陽汾本西河郡後魏
關解州本漢蒲子縣隋置關州今屬平陽汾本西河郡後魏

置汾州今夏人克鄭新鄉虜其將劉黑闥李世勣
蜀太原原今夏人克鄭新鄉虜其將劉黑闥李世勣
恐禍及其父謀於郭孝恪孝恪曰吾新事竇氏勣則見疑
宜先立功以取信於郭孝恪孝恪曰吾新事竇氏勣則見疑
多所俘復以獻又擊新鄉虜其將劉黑闥李世勣
之所為出充使守新鄉至是虜其將劉黑闥李世勣
掩襲往來充使守新鄉至是虜其將劉黑闥李世勣
二州戶口充使守新鄉至是虜其將劉黑闥李世勣
充則河南口充使守新鄉至是虜其將劉黑闥李世勣
遣其行臺曹日不戰而定矣建德熱之今以大軍即之而臨徐
濟河世勣引兵三千會之集覽州武陟縣境內案輿地
要覽今衛州

夏人克鄭新鄉虜其將劉黑闥李世勣
克蒲反隋守將王行本降乃行本糧盡接統
反本一作陝注見周李世勣復歸于唐李世勣
報王十二二年蒲反周李世勣復歸于唐李世勣
其營殺之黃得其父并建德土地歸唐建德父之不至苦
曰帥李商胡多侵擾諸賊羈屬者皆然之世勣以謀告中
召旦偏裨欽胡皆殺之乃遣人告世勣世勣欲襲其營聞已

春正月唐

集覽

反

夏

唐

武

德

二

梁銑鄭梁法興吳凡九國定楊梁師都
反本一作陝注見周李世勣復歸于唐
報王十二二年蒲反周李世勣復歸于唐
其營殺之黃得其父并建德土地歸唐建德父之不至苦
曰帥李商胡多侵擾諸賊羈屬者皆然之世勣以謀告中
召旦偏裨欽胡皆殺之乃遣人告世勣世勣欲襲其營聞已

有備遂與郭孝恪帥數十騎奔唐建德羣臣請誅李蓋建
德曰世勳唐臣為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其父何罪遂
取之旦定揚取唐長子壺關唐工部尚書獨

孤懷恩謀反伏誅初獨孤懷恩攻蒲反及久不下唐立
戲謂之曰姑之子皆已為天子次應至舅之乎懷恩亦
頗以此自負時扼腕曰我家宣女獨貴乎遂與麾下元君

寶謀反會懷恩尚書近謀大事若世讓皆沒於別進敬德君
寶謂俊曰獨孤尚書近謀大事若世讓皆沒於別進敬德君
美良川之戰懷恩逃歸唐主復使攻蒲反俊懷恩反狀聞時

其謀說敬德使劉世讓還唐主復使攻蒲反俊懷恩反狀聞時
王行本已降懷恩入據其城唐主欲幸懷恩營已登舟矣
世讓滴至唐主大驚曰吾得免豈非天也乃使召懷恩懷

恩未至遂誅之突厥立楊政道為隋王襄定二月
唐改官名納言為侍中內書令為中書令唐以封德彝為中書令

○夏四月唐秦王世民擊宋金剛破之定揚可
汗武周及金剛皆走死宋金剛戰屢敗食盡北走秦

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德管劉弘
基謀曰大王逐北深入不已不愛身乎且士卒飢疲宜

壁於此俟兵糧畢集後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
眾心離沮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也易生必乘此勢取之

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飢追及金剛於雀鼠谷
一日入軍中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世民不食二日不

眾二矣軍中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世民不食二日不
民帥精騎擊之出其背陳布南北七百里李密與相舉介休及

永安突降慮其為變驟以喜甚使將其舊眾入千與諸營相參
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欲復戰唐亦走突厥金剛敗

安撫大使李仲文所為檢校管未幾金剛謀走唐上谷突厥追獲
腰斬之武周李仲文所為檢校管未幾金剛謀走唐上谷突厥追獲

眾直取長安所向無敵此乃天授非璋諫曰唐主舉一州之
璋曰不用唐公言以至使君璋統其謀亡歸馬五月夏人

邑事油突厥殺之而寶建德遣兵擊幽州李藝再擊破之
侵唐幽州不克建德遣兵擊幽州李藝再擊破之

疾之言其謀反建德殺之伏寶曰唐立老子廟晉州
大王李何聽讒自斬左右手乎曰為吾語唐天子吾為
善行自言而祖也詔於其地立廟范氏曰唐祖老子由妖人

之言而詭說者附會之高祖啓其原高宗明皇弱其風六
遂用方士之說而躋之於上帝卑天誣祖悖道甚矣

月顯州人殺唐行臺楊士林以降于鄭

月唐遣秦王世民督諸軍伐鄭

一亡者四鄰皆坐誅而亡者益甚又夫婦許相告而免之舉家
主者并擊其家屬繫者不下萬口餒死皆集洛陽十月唐詔
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諸州鎮驍勇皆集洛陽十月唐詔
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兒何通曰臣昔為存囚分當就
死陛下釋縛加恩禮當是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何足
年為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
顧乎唐主漢曰狗義之士一死何足惜乎王世民遣行軍總
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王
連營以逼之世充斷其餉道黃君漢攻颍洛城大軍屯于北
水東來何也世唐帝開中鄭帝官亦未嘗西侵王忽舉
兵為東而東都世充講好也至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
奉詔取東陽不世充講好也至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
安鄭帝問而秦王所以所以答之者語雖大而理不暢也使唐
隔水之問而秦王所以所以答之者語雖大而理不暢也使唐

初舉事若湯伐桀武伐紂公誅無道

秦則其文告之辭豈止如是而已

文辭以告曉其眾庶如湯放桀之作湯誓武王伐紂作泰

誓之類也左傳昭十三年告之以文辭重之以武師

月鄭顯州摠管田瓚以二十五州降唐

與世充絕唐攻鄭轅轅拔之

先鄉以十三人破賊一萬自古以少制眾未之有也詔勞之

河州南州縣相繼降唐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

尉遲敬德因之孫突通殺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

倫留之恐為後患不如殺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

以之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且體之必欲去
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
地出充帥步騎萬餘至圍之單雄信引眾自趨出民戰
德躍馬大呼相繼至世充大敗僅以身免世民
謂敬德曰公相報之速也自是寵遇日隆
秦二世鄭濮州降唐

三州恨元貞叛密詐以其眾降之元貞自往招慰才幹守濮
州坐執而數之曰汝本庸才魏公置汝元僚不建毫髮之

功乃構滔天之禍今來送死是汝之分遂斬冬十月夏

王建德圍幽州高開道遣使降唐

使降唐唐以爲蔚州二千騎救之建德兵引去開道因藝遣

衆二十萬復攻幽州兵已攀壁薛萬均萬

降唐李密之敗也楊慶歸洛陽王世充以爲管州

世勳將兵往據其城時世充太子玄應與李

城令王雄雉引兵趣管城李世勳擊却之

死第頡利可汗咄苾立

勢均力弱故皆北面歸附突厥今定楊

唐有師都請爲細道亦恐突厥之謀大舉入寇

而卒立其弟莫賀咄設咄苾利可汗

武周爲定楊可汗莫賀咄設咄苾利可汗

莫賀咄設今鄭遣使如夏乞師

求救於建德夏河北共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

得河南鄭弱勢必不支鄭亡則夏不能獨立矣

除忿發兵救之夏擊其外鄭攻其內破唐必矣

徐觀其變若鄭可取則取之併二國之兵乘唐師之老

下可取也

建德從之

州兵伐梁拔荆門鎮

宣言罷兵營農實欲奪諸將之功恣橫好專誅殺

軍怨望謀作亂事洙伏誅景珍時鎮長沙據郡降唐

張繡攻長沙景珍謂曰前年彭越梁拔荆門鎮

之乎何爲相攻繡不日殺之由是功麾下諸將皆殺

尚書令繡待功驕橫又殺之由是功麾下諸將皆殺

兵勢益弱紹所資與梁敵接二境復紹土卒皆殺

得二境士卒皆資與梁敵接二境復紹土卒皆殺

冬十月夏

實建德之圍幽

州也李藝告急

管州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子通敗梁兵取京口杜伏威擊之子通敗走龔

梁梁王法興走死李子通度江攻沈法興取京口法興敗走吳郡於是丹揚毗陵等郡皆降於子通杜伏威遣輔公祐攻之子通大敗棄江都保

皆降於子通杜伏威遣輔公祐攻之子通大敗棄江都保

京口江西之地盡入於伏威沈法興與於吳郡大破之法興

太湖收合亡散得二萬人襲沈法興與於吳郡大破之法興

赴江溺死子通軍勢復振帥其羣臣徙都餘杭盡收法興

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皆有之

唐武德四年○是歲夏鄭梁春正月唐黔州兵攻梁

拔其五州四鎮○唐秦王世民擊鄭鄭主世充

與戰敗走秦王世民選精銳千騎皆皂衣玄甲分為左

每戰自被玄甲帥之以為前鋒所向摧破敵入畏之屈突

通將兵行屯猝遇王世充戰不利世充帥玄甲赴之世充

走敗集覽巡視諸屯也二月唐以趙郡王孝恭為夔

州總管李靖為行軍總管李靖說孝恭攻取蕭關

為夔州總管使大造舟艦習水戰以靖為行軍總管委以

軍事靖說孝恭悉召巴蜀酋長子弟量才授任置之左右

外示引擢實以為質唐秦王世民敗鄭主世充於穀水進

圍洛陽王玄應自虎牢運糧入洛陽世民遣李君羨

唐主曰今取洛陽正欲息兵克城之日乘輿請進圍東都

械可悉取之子女玉帛分賜將士世民移軍青城壘未

立王世充即眾而出徵幸一戰今日破之世民引騎南下身先

勢窘矣悉眾而出徵幸一戰今日破之世民引騎南下身先

屈突通帥步卒五千度水擊之兵交世民後不敵復出矣命

士卒與通台勢眾殊死戰散而後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

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遂圍之城中守禦甚

嚴世民請班師出攻之旬餘不能克將士皆疲弊思歸燕管劉

弘基請班師出攻之旬餘不能克將士皆疲弊思歸燕管劉

巳辛

孟海公○三月唐龍衣夏鄭城

夏王建德虜

河北名振夜襲鄴俘其男女千餘人遣之鄴人感其仁

婦人乳有蓮者九十餘人悉縱遣之鄴人感其仁

反列子乳蓮有餘注蓮音凍突厥寇汾陰

集覽

士馬雄盛有憑陵中國之志王世充使人說之曰昔啓民
奔隋願文帝之力有此土宇子孫享之德頡利然之唐主以
子孫宜奉楊政道伐之以報文帝之德頡利然之唐主以
中國未寧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言辭驕慢至是
陰分帝之孫齊王陳之子隋亡遂奔突厥夏王建

德將兵救鄭夏五月唐秦王世民大破擒之鄭

士世充降唐兵圍洛陽死相倚於道實建德悉發孟

海公徐圓朗之眾西救洛陽陷管州策陽陽程等縣水陸
並進德遺秦王世民書退軍潼關返鄭與王世充相聞先
是建德將佐議之皆請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
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也宜據武牢之險
以拒之伺間而動被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府庫充實
所將皆江淮精銳若縱一之至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
當極其精銳若縱一之至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
陽則戰大王親帥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勿
與戰大王親帥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勿
既破世充自下不遇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曰善之蕭瑀
實通封德彝皆欲退保新安以承其弊世民曰善之蕭瑀
海公將驕卒情吾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

賊併力其勢必疆何敵之承吾計決矣中分麾下使通書
副齊王守東都出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正書
出武牢將驍勇五千五百人東趣武牢正書
入武牢將驍勇五千五百人東趣武牢正書
知節秦叔寶將之伏於道旁纒餘四騎借進去建德營三
里一所建德游兵遇之伏於道旁纒餘四騎借進去建德營三
其將建德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世民按轡徐行追騎
將至則射之止而復來如是再三世民於武牢累月不得
戰數不利將士思歸世民大破之建德迫於武牢將輕騎千
糧重將守之遂建旗鼓大行入上黨圍自汾晉趣蒲津陽
使重將守之遂建旗鼓大行入上黨圍自汾晉趣蒲津陽
無人之境拓地收兵則開中張懼而上黨圍自汾晉趣蒲津陽
從之而世充遺使告急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皆
曰凌發書生安知戰事建德言乃謝敬也建德怒令
扶出也謀告曰建德同唐牧馬於河北將襲武牢矣五月
所民北濟河南臨廣武而還故留馬千餘匹牧於河者以
疑之建德果悉眾出牛口置陳亘二十里故行而進諸將
皆懼而民升高而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
今度險而鬻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
彼勇氣自衰陳父卒飢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矣建
德列陳自辰至午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飲冰巡德

陳動世民曰可擊矣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直薄其
陳建德方朝羣臣召騎唐兵使拒唐兵於大朝者不
得過建德
李程知節秦叔寶等卷唐兵而入於陳後張唐旗幟建德
民讓之曰我大貴建德充何預汝事健德曰今不自來恐
煩遠
里封德彝將士皆潰去俘獲五萬人言得走襄陽諸將曰
吾
至洛陽城下賀世民笑曰不用公言得走襄陽諸將曰
吾
所恃者夏王今已為擒世民曰充國南走襄陽諸將曰
吾
分守市肆禁已為掠世民曰充國南走襄陽諸將曰
吾
帛須賜將士收段達單雄信朱粲等十餘人封府庫收其
金
府屬杜如晦叔至是淹死楚客請如晦救之不從楚客曰
弟
曩者叔已殺兄今兄又殺叔楚客請如晦救之不從楚客曰
弟
請見自稱老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殺之如晦曰秦王坐間
闔門蘇威
能扶使君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殺之如晦曰秦王坐間闔門
蘇威
何勞相見君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殺之如晦曰秦王坐間闔門
蘇威
命撤端門見君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殺之如晦曰秦王坐間闔門
蘇威
走至洛州欲焚乾陽宮毀戴王世充皆拜伏人欲無亡得乎
曰夏王英武士馬精疆一朝為主徵兵以拒唐冀射齊善行

所屬邪公喪敗如此必無所成不若委心請命於唐乃
與
裴矩曹旦帥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傳國八璽請降于唐
王世充弟世辯亦以徐宋等三十八州悉平胡氏曰凌敬
又徇下山東三十餘州并州斬帥自是以孤洛陽之德而
秦津豈不戰所也然長安引日月適足以破世充封德
秦王攻圍益急山充其能破乎既破世充封德秦王攻圍
過遲時月間耳又曰蘇威罪固大矣比之對德秦王攻圍
文士及之徒不有間乎秦王之能責蘇威也武牢即虎牢
而大和四年德彝等反從謂建德與世充講好也注見晉
齊和帝中興元年薄之門闕注見周顯王十九年冀闕
薄其陳薄蒲各反又音博伯之與戰也陳讀曰陣又注
齊和帝中興元年薄之門闕注見周顯王十九年冀闕
秋七月唐以蘇世長為諫議大夫盧王世充僕射豆
以襄州來降唐主與之皆有舊先是屢以書招之行襄
殺使者既至長安唐主誅行襄而曰今日樂乎世長曰
臣
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唐主曰笑曰今日樂乎世長曰
臣
旬末足為樂唐主變色既而笑曰今日樂乎世長曰
臣
則狂於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唐主曰對曰
臣
帝之所為乎對曰唐主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
臣
王之所為耳昔侍陛下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
臣

秋七月唐以蘇世長為諫議大夫

王之所為耳昔侍陛下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
臣
帝之所為乎對曰唐主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
臣
則狂於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唐主曰對曰
臣
旬末足為樂唐主變色既而笑曰今日樂乎世長曰
臣
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唐主曰笑曰今日樂乎世長曰
臣
殺使者既至長安唐主誅行襄而曰今日樂乎世長曰
臣
以襄州來降唐主與之皆有舊先是屢以書招之行襄
臣

亦以爲足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矣而

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唐主深然之

支庶燕王廙之族其後有自勝者降於後魏

傳曰廙氏案吐人以歸義爲一且廙因氏焉見北史

世民至長安獻俘太廟赦王世充斬竇建德

其後鐵騎萬匹甲士三萬人前後部鼓吹等

德獻于太廟行飲至之禮以饗之詔赦世充

勞費幽州以市以天下畧定大赦百姓給復

者孫伏伽上言兵食可去信不既而王寶餘

唐主從之世充未行定州刺史獨孤修德矯

致隋失天下又執恭帝而自立淫刑以逞虐

唐不重宜其罪而戮之而待建德以不死則

乃畏惡其能與已而使入潛

殺世充豈所謂與衆棄之與

上之聲漢以後尺爲反飲至之禮注見宋文帝

吹有五節改音尺爲反飲至之禮注見宋文帝

八年飲至告廟給復一年

州號國周封號仲之唐置魏州今屬京

北內省有疾者察也疫病也自省有罪惡

元通寶錢其弊至是初行開元通寶錢

四系續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爲折衷

鑄者身死家沒

兩最爲折衷言極竇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

集覽

其先慕容氏

爲樂郡守賜

北史豆盧寧

唐秦王

乃成

唐秦王

唐秦王

唐秦王

唐秦王

唐秦王

唐秦王

唐秦王

唐秦王

唐秦王

唐秦王

唐秦王

唐秦王

唐秦王

唐秦王

唐秦王

唐秦王

唐秦王

四年八月朔日食○劉黑闥據郿縣唐遣兵擊

之黑闥陷郿縣寶建德舊黨稍出歸之意自備大將軍詔發

文通等擊之又詔李藝引兵會擊李

是漢唐時清河郡也至肅宗改貝州唐徐圓朗舉兵

應劉黑闥初洛陽既平徐圓朗請降拜兗州摠管黑闥

行至任城圓朗自稱魯王厚禮充師使書與其弟今舉虞

城降彥師為書曰吾奉使無狀為賊所擒為臣不忠誓之

軍有壯節不可唐括戶口○唐蜀太常樂工為民

殺也待之如舊唐括戶口○唐蜀太常樂工為民

詔以大常樂工皆前代因罪配沒子孫相承多歷

注見玄宗開元且令執事若仕官入流勿更追集

王神通至冀州與李藝合兵與黑闥戰於饒陽乘風

擊之既而神通大敗藝歸幽州黑闥兵勢大振冬

十學

皆不足以為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世民為之

開府道屬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以延文薛元敬

相時蘇勛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

文韋士敬宗為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直問立本圖像

日輒至館中討論文學籍或至夜分使庫直問立本圖像

亮為贊號十人如滿外官如大出為其與者時人謂之

洲時府僚多如滿外官如大出為其與者時人謂之

人不出足惜杜多如滿外官如大出為其與者時人謂之

可事如人如物致之幕府每令入奏事唐主曰玄齡為

多事如人如物致之幕府每令入奏事唐主曰玄齡為

收事如人如物致之幕府每令入奏事唐主曰玄齡為

事如人如物致之幕府每令入奏事唐主曰玄齡為

王孝恭李靖伐梁梁主銑降

唐發巴蜀兵以孝恭

擊蕭銑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李靖曰兵貴神速公

二乘千餘艘東下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乃帥

之靖曰唐兵至倉猝徵兵未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擊

集覽

蓋文達蓋姓也漢高時膠西有蓋公索

唐遣趙郡

唐遣趙郡

緩之若一日彼必死歸守兵分勢弱乘其不備
矣果若急之則彼必死歸守兵分勢弱乘其不備
戰果若急之則彼必死歸守兵分勢弱乘其不備
之乘果若急之則彼必死歸守兵分勢弱乘其不備
將皆南出破敵所獲洞庭吾懸軍深入若以資敵請散之
地南出破敵所獲洞庭吾懸軍深入若以資敵請散之
集塞江而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
使塞江而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
同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援兵見已破未敢輕進往來
不內阻絕問策於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守城者皆哭
故陷百姓於塗炭乎以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守城者皆哭
願不殺掠臣總布憤諸軍門曰當死唯唯降守城者皆哭
歸命無幾以戰心息有今若縱兵俘掠士民失望恐自此
帥無後向化者請籍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之諸將又言
聲先路彼為其請籍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之諸將又言
於送是城安者其請籍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之諸將又言
恭送是城安者其請籍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之諸將又言
安撫嶺南先安者其請籍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之諸將又言
李璣志帥所部交際以靖代引兵下九十六州得戶六
李璣志帥所部交際以靖代引兵下九十六州得戶六

十餘萬范氏曰蕭銑故梁子孫因隋之亂保據荆楚欲復
先業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之銑又以前之亂保據荆楚欲復
守而胡氏曰蕭銑志復舊業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之銑又以前之亂保據荆楚欲復
矣而胡氏曰蕭銑志復舊業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之銑又以前之亂保據荆楚欲復
南而胡氏曰蕭銑志復舊業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之銑又以前之亂保據荆楚欲復
矣而胡氏曰蕭銑志復舊業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之銑又以前之亂保據荆楚欲復
之而胡氏曰蕭銑志復舊業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之銑又以前之亂保據荆楚欲復
弭而胡氏曰蕭銑志復舊業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之銑又以前之亂保據荆楚欲復
義而胡氏曰蕭銑志復舊業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之銑又以前之亂保據荆楚欲復
師而胡氏曰蕭銑志復舊業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之銑又以前之亂保據荆楚欲復
驥而胡氏曰蕭銑志復舊業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之銑又以前之亂保據荆楚欲復

子通執送長安
劉黑闥取唐定

州摠管李玄通死之
劉黑闥取唐定

高開道叛唐自稱燕王
高開道叛唐自稱燕王

定南與劉黑闥相結
定南與劉黑闥相結



恒山國晉改恒州即鎮州也本漢

定府定州戰國時中山國也今中山府是屬真定路幽州
古冀州地舜以冀州廣遠分燕北地置幽州今大興府是
易州本秦上谷郡地漢涿郡郡
之或安縣也今屬保定府

齊王元吉擊劉黑闥
初黑闥既破淮安王神通後書
吏以應之李世勣走保洛州黑闥追擊破之按相黎衛州
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境遣使北連突厥將軍秦武通程
名振等皆自河北遁歸長安乃

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之
相黎衛州本秦州唐
為鄴郡今彰德府是黎州古黎陽縣北魏置相州今潘州
是衛州殷所都也朝歌故城在焉晉置沒郡周武政衛州
壬唐武德五年○是歲楚亡并梁比三國

春正月劉黑闥自
稱漢東王
黑闥稱王改元都洛州建德時文武悉復本
位其設法行政悉如唐

三月突厥遣使如唐
先是劉黑闥可汗與劉武周寇并
羅不從未幾處羅病死國人疑元壽毒之留不遣唐又遣
漢陽公瓌使頡利欲令瓌拜不從亦留之唐復遣使賂頡
利且許結昏頡利乃遣使送元壽等還

唐秦王世民破劉黑闥於洛
秦王世民軍至獲嘉黑闥棄相州世
民取之進軍肥鄉列營洛水上以逼

水黑闥奔突厥

之李藝以兵數萬來會黑闥自將拒之程名振載鼓六十
具於城西西院上急擊之城中地皆震動並願告黑闥黑
闥處黑闥守之黑闥引兵還攻其急世民三引兵救之不得
進王君廓守之黑闥不能守行軍總管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
進城西南高家以旗招君廓君廓帥其徒力戰潰圍而出
士信乘之入城黑闥聞其勇欲急攻之世民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
日城陷黑闥素聞其勇欲急攻之世民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
民後拔洛水與黑闥營於洛水之南黑闥數戰出糧水陸俱
不應李山勣逼其營高雅賢出戰相持六十餘日出民度黑
進程名振激之沉其舟焚其車相持六十餘日出民度黑
聞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濕洛水上流黑闥擊破之黑闥帥
萬南受洛水壅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破之黑闥帥
衆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台大至衆悉平

夏六月劉黑闥
引突厥寇山東又寇定州

秋七月唐秦王世
民擊徐圓朗杜伏威入朝于唐

秦王世民擊徐圓
唐伏誅

唐伏誅

唐伏誅

唐伏誅

唐伏誅

誅隋漢陽太守馮盎降唐

林漢八州以盎為摠管先是或說盎宜効趙佗僞王盎曰吾家居此為牧伯者五世富貴極矣常懼不克負荷為先人羞敢効佗乎遂降唐嶺南悉平

如師頡利引兵還

突厥頡利可汗將十五萬騎入鴈門寇并州命太子建成秦王世民禦之唐主謂羣臣曰和戰孰利鄭元壽曰戰則和利封德彝曰突厥持犬羊之眾有輕中國之既勝而後與和則示之以弱明年將從之襄邑王神符分州刺史蕭頡利破突厥斬首五千餘級乃遣鄭元壽詣頡利責以負約

唐頡利頗慙元壽因說之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還師修好坐受金幣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還元壽自義

寧以來五使突厥斫殺死者數焉

月唐遣齊王元吉擊劉黑闥淮陽王道玄與黑

闥戰敗沒

時年十九秦王世民深惜之曰道玄嘗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効之以至於此為之流涕出民自起兵以來

前後數十戰常自先士卒輕騎深林楚主林士弘卒其

眾遂散

名也若人者十一月唐遣太子建成擊劉黑闥

王元吉不敵進而太子建成請行故遣之初唐主之起兵

王多過失皆無寵出民功名日盛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

吉協謀共傾出民不事之由是諸妃嬪諛諛賂遺無所不至以

復禁限時出民元吉皆居別殿與上臺東宮晝夜通行無

功與田數所從唯張婕妤好之先後為定世民之神通以教給在兒

二典與在好訴於唐主唐主怒以責世民世民復謂裴寂曰此兒

思因其事更制乃謂秦王為書生所教可謂場何也高祖不

王每待宴宮中思太穆皇后早終不得見唐主有天下或
秦王如流涕唐主不樂諸妃嬪曰陛下春秋高臣相娛樂而
矣皇太子仁孝陛下意待出民浸踈而建成元言日親矣
太子然由是無易太子意待出民浸踈而建成元言日親矣
外歸歸散心裂下但年長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劉
黑闥擊之散心裂下但年長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劉
請行擊之散心裂下但年長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劉
則公善處父子之閒矣王魏輔導東宮當勸建成以孝友
伯不亦善乎乃使建成擊賊以立功高祖荀欲立之能為太
乎以胡氏曰禍亂何從而息乎以立功高祖荀欲立之能為太
臣之彊力請而人倫有常君若王魏能勸建成如東海
則國事在左傳閔二年里克伯順父之志東海王疆力請
而國事在左傳閔二年里克伯順父之志東海王疆力請
廢去漢光武郭后所生子名彊先立為太子後以郭后破
願備藩國遂封東海王

唐封宗室道宗為任城王

道宗為靈州總管梁師都引突厥數萬圍之道宗乘間出
擊大破之突厥與師都連結遣都射設入居故五原道宗
逐出之兵也十餘里唐王以
道宗武幹立為任城王
留安擊劉黑闥破之
劉黑闥兵而南河州留安不
黑闥攻之留安奮擊破之獲其將孟柱降六千人是時山
東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黑闥上下相猜留安獨坦然無疑
白事者皆令直入則內謂史氏曰吾與爾曹為國禦賊固
宜同心協力必欲棄順從逆但斬吾首去吏民相戒曰田
竭死力報之卒收其用
唐太子建成兵至昌樂劉
黑闥亡走拒之再陳皆不戰而罷魏徵言於太子曰前
破黑闥其將帥皆懸名處死故齊王之來雖有詔赦其黨
與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諭遣之則可坐視
其難哉矣太子從之黑闥食盡去
多亡德六年是歲百騎遁去
其君黑闥降唐唐斬之
時太子遣騎將劉弘基追黑
陽從者纒百餘人殺甚黑闥所署刺史諸葛德威出迎饋
之食未畢勒兵執之送詣太子斬於洛州黑闥臨刑嘆曰

春正月漢中將諸葛德威執

宋

漢中將諸葛德威執

其君黑闥降唐唐斬之

其君黑闥降唐唐斬之

我辛在冢組菜為高
二月唐平陽公主薨
平陽昭

雅賢華所至武貴甲卒以葬太常奏禮婦人無鼓吹唐
詔加鼓吹軍樂也公主親執金鼓與義兵以輔成大業豈
人比乎
漢平帝元始五年
徐圓朗走死其地

皆入于唐
林邑遣使入貢于唐
初隋破林邑分
幽州摠管李藝入朝于唐
其地為二部及

遂索同以十二州降唐
唐前洪州摠管張善
安反夏唐以裴寂蕭瑀為僕射楊恭仁封德

彝為中書令
高開道寇唐幽州敗走
六月

苑君璋奔突厥高蒲政以馬邑降唐
先是前并

突厥除廣州摠管將之官唐主問以備邊之策出讓劉
城多財金帛為寇良以馬邑為之中頃故也請以勇將戍噶
生業不出歲餘彼無所食必降矣唐主然其計曰非公誰

為勇將即命出讓戍噶城馬邑病之是時馬邑人多不
屬突厥夜襲君璋君璋奔突厥蒲政殺突厥為朔州摠管
復與突厥寇馬邑蒲政與戰破之遂以蒲政為朔州摠管

唐岐州刺史柴紹擊吐谷渾敗之
先是吐谷渾寇

紹救之為其所圍勇乘高射之矢下如用紹遣人彈胡琵琶
出虜衆大潰
集覽
吐谷渾今臨洮府是岷亦臨洮地

南道行臺僕射輔公柘反
初杜伏威與公柘友善兄
秋八月唐淮

與伏威等伏威侵之替奪其兵權公柘令王雄談典兵
辟穀以自晦及伏威入朝留公柘守丹陽令王雄談與
為之副公柘在京師柘兵無故自求族滅乎公柘殺之詐稱
平定吳王在起兵尋帝於丹陽集命取

恭享靖等詩之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
伏威等書令其起兵尋帝於丹陽集命取
平定吳王在起兵尋帝於丹陽集命取

在... 冬十月唐殺其

崞城總管劉世讓

唐主信之殺世讓... 崞城總管劉世讓... 突厥惡世讓為已患遣其臣曹般

唐朔州殺其總管高蒲政降突厥

唐置屯田於并州

唐置屯田於并州

唐置屯田於并州

唐置屯田於并州

唐置屯田於并州

唐置屯田於并州

唐置屯田於并州

唐置屯田於并州

唐置屯田於并州

唐置屯田於并州

唐置屯田於并州

唐置屯田於并州

唐置屯田於并州

唐置屯田於并州

唐置屯田於并州

唐置屯田於并州

唐置屯田於并州

唐置屯田於并州

唐置屯田於并州

唐置屯田於并州

甲申

唐高祖神堯皇帝武德七年

春正月置大中正

二月封高麗王建武為遼東王

二月封高麗王建武為遼東王

二月封高麗王建武為遼東王

二月封高麗王建武為遼東王

二月封高麗王建武為遼東王

二月封高麗王建武為遼東王

二月封高麗王建武為遼東王

二月封高麗王建武為遼東王

二月封高麗王建武為遼東王

大揔管府為大都督府

高開道為其下所殺

詔以其地為媯州

吳王杜伏威卒

吳王杜伏威卒

其眾公拓平詔追除伏石沒其妻三月初定官制

子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

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左右寺十率府王公置府佐

東宮置三師三少詹事及兩坊二寺十率府王公置府佐

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為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為外職事官

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即二階官上柱國至武騎騎大

將軍至陪戎副尉三十一階論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騎大

一職名官太尉官范氏曰三公馬論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騎大

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也自漢以失之而唐不能革也且

既有三公而又有尚書省是政也夫天地之有於四時百官之有六職

天下萬事是政出於此也夫天地之有於四時百官之有六職

易也如欲精占以正名苟捨之在則未見其可也胡氏曰國

非失之地重矣夫豈與他官府有一切也而於其可也胡氏曰國

道而之內侍干寺監之下則階替重九寺注見晉武

漢九寺名也案唐志一曰大僕寺六曰大理寺七曰鴻臚寺八

曰司農寺九曰太僕寺十曰太僕寺十一曰太僕寺十二曰太僕寺

統三寺十率府之政十率府之政十率府之政十率府之政

反唐東宮六率一曰左右清道率府二曰左右清道率府

左右內率府四曰左右內率府五曰左右內率府六曰左右內率府

前黃麾外左右二率從後左右四率太子出則前衛率府六曰

帶刀執戟左右二率從後左右四率太子出則前衛率府六曰

漢靈帝光和元年趙郡王孝恭與本靖帥師陳正通等將步騎

拓先拒官軍趙郡王孝恭與本靖帥師陳正通等將步騎

初定均由租庸調法

夏月頒新律令

舊制開皇

新格五條初定均由租庸調法夏月頒新律令舊制開皇

將兵禦之或說上曰突厥所

自息矣上欲從之秦世民

下以笑乎願假數年之期

其不効遷都未晚秦王外

改容勞勉詔命世民元吉

每有寇盜輒詔命世民元吉

壽檢校南寧州都督仁壽性寬厚

為仁壽禮佛然後死時西南夷

貪命將兵五百人至西

仁壽制置七州十五縣

清肅子第入貢服

各遣子第入貢服

盟而還引兵拒之

器械頓弊朝西元吉

餘騎奄至城西元吉

之曰國獨出與我

汗能關獨出與我

利不之則笑而乃不應

盟有急相救今乃不應

應世民又前將度蕭

疑突利與世民有謀

勇所恃者弓矢耳乃

居火食刀而進突厥

突利不可乃請和親

世民請為瓦第世民

作鈍不請為瓦第世

漢書賈誼策也史記

周時公劉所君故詩

玄宗以幽字類幽字

傳器不犀利師古謂

犀兕不犀利師古謂

待中署異

梁王師都以突厥寇

唐武德四年

突厥寇汾陰

唐秦王世民

擊秦徐圓朗

冬十一月以裴矩

命韋仁

八月突厥受

八月突厥受

八月突厥受

八月突厥受

八月突厥受

八月突厥受

八月突厥受

按圓朗唐之版臣當○唐武德唐平陽公主薨提要
 唐高祖武德七年帝詣提要
 國子學按魏行例曰學校曰臨曰視據漢延熙十九年
 皆不書臨或作此條註吳王杜伏威卒按武德二年書杜
 和州總管未嘗書射輔趙郡王孝恭克丹楊斬輔公以爲
 杜伏威爲吳王疑射輔
 拓據上書行臺漢射輔
 拓反此當書詐誤

資治通鑑綱目第三十八



